

县 疑 新 执 力

排行
榜

汤
哲
声

主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悬念新势力

排行榜

汤

哲

志

编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悬疑新势力排行榜 / 汤哲声主编.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6.4

ISBN 7-5317-1939-8

I. 悬... II. 汤... III. 推理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7181 号

悬疑新势力排行榜

Xuanyi Xinshili Paihangbang

主 编 / 汤哲声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高 璐

装帧设计 / 弘文馆·闫薇薇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宇海印刷厂

开 本 / 710 × 1050 1/16

印 张 / 15.5

字 数 / 350 千

版 次 /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3.8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939-8/I · 1787

序

悬疑小说不同于侦探法制小说，它并不以刑事案件的侦破来构成小说情节，也不需要私人侦探或公安人员作为侦探主角贯穿始终，并以法律来惩罚邪恶；悬疑小说也不同于恐怖小说，它不需要刻意描述恐怖环境和恐怖怪物，更不需要将人类置于无助的受虐状态，并以痛苦来暴露邪恶。悬疑小说具有侦探法制小说和恐怖小说的某些特征，但有着自我的美学原则，它总是以一个或数个悬念和疑惑构成故事情节，以解悬和答疑展开故事情节，总喜欢在前生后世、阴阳两界中描述故事环境和刻画故事主角（特别是中国的悬疑小说），但是着力表现的还是人间至情、平凡人生；它也刺激读者的恐怖的神经，但是更多满足的还是读者的好奇之心。

悬疑小说在中外文学中均“古已有之”。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众多小说可谓是中国古代悬疑小说的经典之作，“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小说中那些多具人情的“花妖狐魅”曾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美好的畅想，那些解悬答疑的“偶见鹘突”激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好奇之心。在欧美，悬念惊悚小说被称之为“黑色悬念小说”（Black suspense fiction）。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的黑色悬念小说转型为现代形态，逐渐盛行起来。欧美的黑色悬念小说与中国古代的悬念惊悚小说不同，它们不是人生、爱情美好意念的描述和畅想，而是以某种人性弱点或生理缺陷的小人物为主人公，通过这些小人物惊心动魄的经历描述达到对人性某种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如美国作家康奈尔·伍尔里奇（Cornell Woolrich）等人的作品。《聊斋志异》等中国古代悬疑小说在中国流传甚广，欧美很多现代黑色悬念小说被拍成了电影进入中国，在中国同样广有影响，它们是中国大陆当代悬疑小说的影响源。

中国大陆当代悬疑小说真正形成气候也就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悬疑小

说盛行于这个时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直接催生了悬疑小说等各类大众小说的产生和流行。大众文化不同于精英文化，它并不刻意追求人生理念的传达和社会观念的启蒙，它追求的是消费快感和制造消费快感的表现过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五四”以来中国传统的大众小说迅速地转型，这种转型表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快速地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东西方人生情绪夹杂在一起毫无顾忌地宣泄和释放。于是，那些最能够表现当代人生情绪的大众小说就走红了起来，玄幻小说、情欲小说、言情小说、恐怖小说、悬疑小说等等成为了当代最有“人气”的小说。这些小说有各自表现形式，但激发的是人的畅想、情欲、感伤、窥私、好奇等本能冲动。这些本能冲动属于人类情绪的基本形态，它们也许不能引发读者的崇高意识和使命意识，但一定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快感。二是网络写作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种写作话语。网络写作对众多的写手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方便，更主要的是一种机会和一种勇气。它使得人人都可以写作，并有可能成为作家，它也使得人人都敢于写作，敢于圆自己的作家梦。事实上中国大陆那些走红的大众小说几乎都是先在网络上产生影响，然后再结集出版被印成了印刷符号。中国大陆当代悬疑小说是时代的产物，也很鲜明地带有这些时代的印记。

这里所编选的主要是以“黑猫社”作家为骨干创作的中国大陆当代悬疑小说。“黑猫社”是当代中国唯一的一个以写悬疑小说为特色的小说社团。社团的每一个成员均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悬疑小说，其水平在当代中国大陆处于领先地位，具有相当的影响。本次小说的编选强调两个原则：一是选取各位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小说；二是这部小说又具有相当影响力。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选集展示的是各位作家至今为止最为光彩的一面，也是当代中国大陆最经典的悬疑小说排行榜。

汤哲声

2006年3月于苏州大学北校区宿舍



目 录

141	……	庄秦 ·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99	……	老家阁楼 · 血手印
63	……	李异 · 梁祝
49	……	成刚 · 角色
33	……	大袖遮天 · 减肥
1	……	七根胡 · 出嫁



231
……
蔡骏·肉香

217
……
嫣青·厄夜荒踪

199
……
聊聊·毫无破绽

173
……
莲蓬·鬼衣

149
……
麦洁·血檀香



七根胡·出嫁

江湖

档案

作者笔名 七根胡 胡子 胡胡

何方人氏 天子脚下

代表作品 《出嫁》、《楼船》、《寿衣裁缝》、《死亡邀请》、《菩提美人》、《悬兰枯》等。

作者自述 永远等待下一次『探险』的人。黑色+白色+另类+悬疑+恐怖+意外+……+灰色外星产物。

读者评论 另类的语言风格，非一般的情节架构，总有一根神奇的线牵着你不不断地跟着故事发展情节走下去。痴迷有时候就源于故事里的曲折、神秘和难以预料的结局。

主编点评 ①是不吉利的数字，一个接一个新的新娘到了②天就死去。财产是杀人的陷阱，一个接一个的攫取者落入陷阱就此终

生。美与丑、老与少、主与仆、猎者与猎物，各种人等，万事万物均在旋转变幻之中，而展开这些变幻的是古屋、密室、枯井和月晕之夜……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宫家的人了！”声音苍老却给人压迫感，来自于一个女人，一个很老的女人，一个宫家最老的女人——宫老太太。

一、出嫁

雪莲静静地坐在床边，镶金边的红盖头正好将她的脸完全盖住。屋子很静，静得都可以听到蜡烛发出的“吱吱”声。雪莲微微动了一下身子，她已经感到身体有些发麻，可能是坐得太久了。

“吱——”门突然开了，发出一种难听的摩擦声。

一定是她的丈夫，雪莲感到有些紧张，身子不自觉地向床里挪了挪，她不知道如何去应付，只能听天由命似的坐在那里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一阵凉风吹了进来，雪莲的身子微微抖了抖，她已经等了一会儿，却不见她的丈夫走过来，准确地说她根本就没有听见人声……

没有人，门却打开了，想到此，雪莲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她伸手轻轻摘下头上的红盖头，屋里空无一人，只有两根红色的龙凤蜡烛闪着耀眼却又有些不安的火光。

“有人吗？”雪莲的声音听来有些颤抖，可是没有人回答她。雪莲大着胆子缓缓地走向门口，轻轻探出头，院里竟然空无一人，大喜的日子，竟然没有安排人在门外照顾她，只有两个火红的大灯笼高高悬挂在门的上方。正在雪莲纳闷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你在干什么！”声音来自于不远处，雪莲被这声音吓了一跳，向后退去，却一脚绊在门槛上。

“少奶奶！”那个声音又响起，这次却是在雪莲的耳边，因为她的人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奔了过来，“您应该在屋里待着，怎么能自己将盖头摘下来，这样多不吉利！”雪莲抬起头，眼前蹲着一个只有十四五岁大的小姑娘，柳眉，细眼，皮肤白里透红，一头乌黑的长发被编成两个麻花辫垂在胸前，身体有些胖，不高，上身着一件粉色小袄，下身穿一件蓝色袄裤，是仆人的打扮，雪莲心中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有些尴尬，自己竟然被这样一个小姑娘给吓着了。

“少奶奶，您赶紧回屋盖上红盖头，这要是被沈妈看到了，又要到老太太那去告状了，到时候您可麻烦了！”那个小姑娘一边扶起雪莲，一边还在不停说着，满脸焦急，一副天真的样子，雪莲发现自己打心眼儿里有点喜欢眼前的这个小姑娘。





“小敦儿，你在说什么哪！”一个声音在二人的身后响起，听起来有些阴沉。

“沈——妈——”刚才还在唠叨个不停的小姑娘，这时突然像老鼠见了猫，头低垂着，身子向后退，声音低得几乎只有她自己能听到。雪莲在想：如果不是身后有个门，她一定还会不停地向后退下去。

“少奶奶，您怎么会在门这儿，您不是应该在屋里盖着红盖头吗？”沈妈的话阴一句、阳一句，听起来像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一张长满皱纹的脸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但是两只小小的，足可以说是一条缝似的眼睛，却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精明。雪莲低着头没有说话，她还不太适应大户人家的说话语气。

“少奶奶，她兴许是不太懂咱们的规矩，兴许是不适应……”小敦儿在一旁小声地替雪莲说道。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我是在问少奶奶！”沈妈那双写满精明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雪莲。

“我……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开门声，所以……”雪莲实在是不适应沈妈的那种眼神，低着头小声说道。

“开门声！”沈妈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大，大得像是被什么吓到似的，就连旁边的小敦儿也一下子靠在了门上。雪莲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话却引来大家这么大的反应，她仔细观察着眼前这两个人的面部变化。

“又来了，又来了……”小敦儿不停地说着这几个字，面色白如一张纸，眼泪不自觉地在眼眶中打滚，身子已经有些站不住了。

“住嘴！”沈妈突然大喝一声，紧接着又恢复了刚才的语气，说道，“天色不早了，少奶奶该休息了，小敦儿，你要好好伺候少奶奶，不该说的话就不要乱说！”谁都听得出最后一句是在嘱咐小敦儿。

小敦儿拼命点着头，嘴巴还夸张似的紧紧闭上，雪莲看着感到好笑，不禁笑出了声。

“少奶奶，请您自重！”沈妈无时无刻不提醒着雪莲，这让雪莲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收敛了笑容，慢慢走进了屋里，但是她的心中却产生了疑问，她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一句话却引来这么大的反应，还有为什么没有拜堂直接进了洞房？

二、丈夫在哪？

雪莲一晚上都没睡着，她曾尝试着问小敦儿，但小敦儿却宁死也不说，看来沈妈的威慑力确实挺大，不过雪莲从小敦儿口中终于得知了沈妈的地位，一个大户人家的管家。有一件事很奇怪，这一晚上是她一个人度过的，只有一个小丫头在旁边伺候着，却没有丈夫。丈夫，新婚之夜，竟然不回新房，他去了哪？雪莲

几次想开口问，却又因为不好意思而没问出口，毕竟她还是一位新嫁进门的媳妇。

“少奶奶，您醒了，我去给您打水去。”小敦儿揉着眼睛，口齿不清地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小敦儿，”雪莲叫住了她，走上前将她胸前几个敞着的扣子扣上，小敦儿傻傻地笑了，开心地说道，“谢谢少奶奶，我发现您真是一个很好的人，比前几个好好多！”

“前几个？”雪莲心中一愣，看着小敦儿，问道，“你刚才说什么？说我比前几个好好多？前几个？指谁？”

小敦儿赶紧捂住了嘴，脸上一阵紧张，另一只手还在不停地摇着，同时嘴上嘟哝道：“没谁，没谁……”

雪莲没想到小敦儿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一时半会儿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伸手轻轻地拍了拍小敦儿，轻柔地说道：“小敦儿，你不是说要给我打水去吗，怎么还不去？”看着小敦儿这样，她也不好再问下去。

“对，对，对，我要去给少奶奶打水，打水！”说完，小敦儿就一溜烟地跑出去了。

· 4 ·

清晨，梳洗完毕的雪莲由小敦儿带着去“敬松院”，那是宫老太太住的地方。这一路上小敦儿一句话也不说，低着头只顾在前面带路，倒是雪莲，出于好奇对周围是左看右看。宫家的宅子很大，到处都是深墙大院，曲径通幽，只是……只是没有花草树木，这在一般的大宅院里可是很少有的，房子的颜色也是灰白相间，让人总有某种压迫感。最奇怪的是，这一路上除了她们两个就没有再碰上别人。

“少奶奶来了。”又是阴一句阳一句，雪莲抬起头正好对上沈妈的眼睛，不舒服地感觉再次在雪莲的心中徘徊。

“沈妈。”雪莲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些，虽然她自己的身份是少奶奶，比沈妈不知道要尊贵多少，但是她心里还是感到某种莫名的紧张。

“少奶奶昨晚睡得可好？”沈妈的话听起来像是在关心雪莲。

“还好，只是……”雪莲本想问自己的丈夫为什么没有出现，但还是犹豫了一下没问出声。

“少奶奶，我得先提醒您，在我们宫家规矩可多，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该问的事也不要问，该你知道的自然会让你知道！”沈妈的脸上现出一种皮笑肉不笑的表情，雪莲无法看懂，但是却感到身上有些发颤，她赶紧低下了头，轻轻地说道：“雪莲明白了。”

“好了，少奶奶明白就好，一会儿就要进去给老太太敬媳妇茶，记住，进去





绝对不能东张西望，随便乱看，也不能抬起头看老太太，听懂了吗？”沈妈的话中带着命令。

雪莲轻轻点了点头。

三、宫老太太

屋子很黑，黑得走起路来都要小心。

雪莲小心翼翼地跟在沈妈的后面，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面，身子僵直地向前走着，深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犯了规矩。

“老太太，少奶奶来了。”雪莲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那声音听起来太过谦卑，太过低三下四，明明就是一个下人的声音，雪莲都不相信那是从沈妈口中发出的，但它的确是从沈妈口中发出的。

“嗯，让她现在敬茶吧。”又是那个苍老而有压迫感的声音，雪莲第一天刚进门的时候就听过了。

“你在发什么呆，快敬茶啊！”沈妈焦急地小声说道，同时将茶递到了她的手中。

“是，是。”雪莲接过茶，慢慢地挪动着脚步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她并不能确定宫老太太的位置，只能靠刚才的声音来分辨方向。

“好了，你就站在那吧。”宫老太太的声音再次响起，雪莲停住了脚步，但是她却感到宫老太太的声音还是像刚才那么远，自己似乎根本没有靠近。她慢慢跪了下来，将茶碗举过头，口中恭敬地说道：“老太太，请喝茶。”

雪莲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宫老太太的样子，也许是屋子太黑光线太暗，也许是她太胆小不敢抬头看，总之她什么都没有看到就被沈妈带出了这间“黑屋”。在离开这个院子的时候，她又回头看了看这间“黑屋”，墙是白色的，瓦是黑色的，一切都很正常，跟其他的院子没什么区别，但是有一个地方却很特别，门前有两个白色的大灯笼。

白色的灯笼，雪莲不禁皱了皱眉头，白色总是让人感到不吉利，况且是一个老人的住处。

“少奶奶，该走了！”沈妈的话像是在提醒雪莲的失态。

“是。”雪莲回过神来赶紧跟了上去。

雪莲拿起针线熟练地在一个荷包上绣着，站在一旁的小敦儿好奇地凑过脑袋，道：“咦，是鸳鸯，少奶奶你绣得真好！”

雪莲微微一笑，道：“真的吗？”



“少奶奶，当然是真的，宫家除了老太太就是您绣得最好了。”小敦儿一边捧着荷包，一边开心地说道。

老太太？小敦儿的话倒提醒了雪莲，她心中正对白天的事纳闷，所以借机问道：“老太太她今年多大年纪了？”雪莲问得很小心，深怕像前几次似的什么都问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来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很大年纪了，现在应该更大更大年纪了！”小敦儿一边说一边还伸出两只胳膊比画了一个“更大”的样子，雪莲看着小敦儿天真无邪的样子，不禁笑出了声。小敦儿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小敦儿，你多大来这儿的啊？”雪莲接着问道。

“多大？”小敦儿搔着脑袋，同时还掰着手指头数着，“好像是五年，不对，不对，应该是七年，也不对，可能是十年。”

雪莲感到有些迷惑，问道：“怎么你连自己来这里多长时间都不记得吗？”

小敦儿傻笑道：“少奶奶，敦儿我真的不记得了，敦儿从小脑子就慢。”

雪莲伸出手轻轻地将小敦儿前额的乱发拢向后面，心中泛起无限同情与怜惜，她拉着小敦儿并肩坐下，温和地说道：“小敦儿，以后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你就叫我莲姐好了。”

“啊？”小敦儿先是一愣，又急忙站起身来，手还不停地摇着，道，“少奶奶就是少奶奶，敦儿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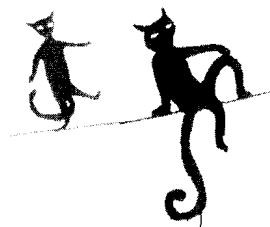
雪莲有些诧异，道：“敦儿，你怎么这么大反应啊？”

小敦儿向门口看了看，好像是怕有人偷听似的，直到确定门外没人，才走到雪莲跟前小声说道：“少奶奶，宫家的规矩可多了，您说话处处要小心，如果被别人听到了，告到老太太那儿可就惨了。”

“怎么个惨法？”雪莲实在想不通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小敦儿又小心地看了看门口接着说道：“我也说不清楚，总之做错事的人去了老太太那儿就都消失了。大家都没见过老太太的样子，但大家都非常害怕她！”

消失？害怕？雪莲心中不禁一震，她想到了白天的情景，心中不禁又产生了某种恐惧，难道宫老太太乱用私刑，这是雪莲唯一能想到的。她突然发现宫老太太是这家中最可怕的人！这一夜她失眠了，她有太多的想不通，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宫家会让自己直接进洞房？也不明白为什么两天了她都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更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不提她的丈夫？她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想问，但是小敦儿已经睡着了，也许她已经不想再说下去了。雪莲慢慢地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望着外面的月夜，心中不禁在想：宫老太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不愿露面？难道她一直就没有出过那个“黑屋”？那些消失的人都到哪去了？



四、 同样的屋子

一大早天就在下雨，雨虽然不大，却搅得人心烦。已经七天了，雪莲一直在自己的院子里，哪儿都没有去过，甚至连宫老太太的那间“黑屋”都没有再去过。小敦儿不在，被沈妈给叫走了，就剩下她一个人了。

雪莲举着伞独自一人站在院子里看着四周，白墙黑瓦，没有一点颜色，她不明白在这里生活的人为什么能忍这么久，她自己在这里只住了七天就已经受不了了。她到现在都不知道宫家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人，到现在她只见过三个人，准确地说是两个人，宫老太太的面压根儿就没见着，其他的人呢？她们都去哪了？雪莲缓缓走到院门前，这个门通常都是锁着的，只有那天去见宫老太太时才打开，她不知道为什么沈妈要将她和小敦儿锁在这个院子里。雪莲轻轻地推了推门，她并不抱以太大的希望，但是……门开了。门没有锁，雪莲感到有些意外，同时心中又有些许兴奋，她在想可能是沈妈叫小敦儿走的时候忘锁了。她走出了院门，轻轻地将门合上。

院外是一个厅院，左右各有两个长廊，左边的那个上次去宫老太太那儿已经走过了，而右边那个……雪莲已经决定走这边，她很想知道这个长廊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地方，她迈开脚步朝右边走去。

没有人，所以也没有人阻拦她，一路上都非常平静。可是雪莲越走却越感到奇怪，走廊两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白墙黑瓦，一样的没有花草，一样的差点连她自己都以为还是在去宫老太太那儿的路上。就在她有些迷惑的时候，来到了一座院子跟前，这座院子跟宫老太太住的院子一模一样，只是它没有院名。

雪莲感到有些不解，这座院子为什么会没有名字，她轻轻地推了一下院门，门开了，她小心翼翼走进去，院子很干净，就像宫老太太的院子，之所以说像，是因为院子里的摆设跟宫老太太的一模一样，就连门口上方挂的两个大白灯笼都是一模一样。

又是白色的灯笼，一看到这个，雪莲就会感到说不出的不舒服，她在门口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应继续往里走。但是她心中又特别好奇，她很想知道屋子里有没有人，很想知道屋子里是否也是漆黑一片，所以她决定往里走。

“有人吗？”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

没有人回答。雪莲松了口气，放下手中的伞，缓缓地走到屋前推开了门。

屋里果然是漆黑一片，就像宫老太太的屋子，雪莲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宫家要建两个一模一样的房子。上次去宫老太太那儿是由沈妈带路，所以她不用



费心去找，但这次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只能试探性地往里走。走了几步，雪莲感到脚底下似乎碰到了什么，她俯下身去摸，是一个木头，立着的木头，顺着木头往后摸好像是一个鼓包，一个足有撑开的一把伞那么大的鼓包，上面有土，雪莲明白了，这是一个土堆成的小包，可是谁会在屋里用土堆个包呢？雪莲感到事情比她想象的还要怪异，她继续往旁边摸，又摸到了一个木头，木头后面仍然有个土包……

共有五个木头五个土包，是什么东西？雪莲的好奇心越来越大。每个木头都好像是嵌在地上的，但又都好像嵌得很松，雪莲毫不费劲就将它们从地上拔了出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拔这些木头，但她感到自己一定能从这些木头上找到答案。拿了木头，雪莲走出了“黑屋”。

深吸了一口气，也许是黑屋里太闷了，也许是外面的空气太清新了，总之，雪莲一下子就感到了呼吸的舒畅。她定了定神，低头看着自己手中的五块木头，上面有字，字还较新。

宫家儿媳——雪莲之墓，五个木头上刻着同样的字。

五、五个雪莲

雪莲慢慢地睁开眼睛，是在自己的屋里。

“少奶奶你醒了。”小敦儿兴奋地喊出声来。

“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刚才……”雪莲想到刚才的情景，不禁又打了一个冷战。

“少奶奶，打进宫家的那天起我就跟您说过，宫家规矩很多，您既然是宫家的儿媳妇就要遵守宫家的规矩，您不该到处乱走。”又是那种阴一句阳一句的声音，雪莲无力地看向沈妈，沈妈那双小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她，就像看到了一个受伤的猎物。

“我……”雪莲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只是感到疲倦，心中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恐惧。

沈妈没有再去理会她，只是冷冷地对小敦儿说道：“好好照顾少奶奶，不该说的即使别人问也不能说！”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沈妈瞟了雪莲一眼，那种眼神让雪莲感到有种说不出的诡秘。

屋里只剩下小敦儿和雪莲两个人。

“少奶奶，您喝点热粥吧。”小敦儿关切地将粥递到雪莲的面前，雪莲看了看粥又看了看小敦儿，突然一把拉住她的手，道：“小敦儿，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敦儿被雪莲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手中的粥也洒了不少，身子向后挣



扎着说道：“少奶奶，您别这样问，我不能说的，刚才沈妈也说过了，您知道，我不能说的。”

“小敦儿，我今天一定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必须告诉我，我一定要知道！”雪莲大叫着，手死死拉住小敦儿，就是不放她走。她已经不能再这样忍受下去了，她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为什么五个木牌子上都写着雪莲的名字！

小敦儿停止了挣扎，猛地吸了口气，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她放下手中的碗，轻轻地靠近雪莲，低声说道：“少奶奶，我看您是个好人，我才说的，您可别说是我说的。”

雪莲拼命点着头，她现在只想知道真相，她也一定要知道。

从小敦儿口中得知：五个雪莲都是这几个月内分别嫁入宫家的，而且都是在十三天后就死了，第一个死在这个院中央的井里，第二个死在这个院子右侧的树下，第三个是在这间屋子里上吊而死，第四个撞在院门上而死，第五个……只有第五个是死在那间“墓屋”的院门口。

前四个都是死在这里，只有第五个却不是，雪莲感到有些不对劲，但最让她感到费解的是，每个雪莲死的时候手里都握有一只红色的绣花鞋……那是新娘子才会穿的鞋……

六、“墓屋”的秘密

第八天，天依然下着小雨。

小敦儿依然按部就班做着她应该做的事，打水、扫地、收拾屋子、端茶递水，就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可是雪莲却心事重重地抱着手炉坐在床头，前五个都死了，第一个死在这个院中央的井里，第二个死在这个院子右侧的树下，第三个……等等，雪莲清楚地记得这个院子里根本就没树，第二个怎么会死在树下，难道几个月前这里还有树？那现在为什么一棵都没有？十三天，十三天，今天已经是第八天了，五天后会发生什么？难道自己也会像前五个……雪莲不敢再想下去，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身子还在微微颤抖。不行！自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等死，想到此，雪莲站起身悄悄地走向小敦儿的背后。

小敦儿还在干着她的活，嘴里时不时地哼出几个不成音的调。雪莲感到自己的心都快飞出来了，她已经慢慢地举起了手炉……

“嗯……”小敦儿口中发出一声闷响，随即应声倒地。

“小敦儿，小敦儿。”雪莲蹲下身轻轻地摇着她的身子，没有反应，雪莲有些颤抖地将手凑到她的鼻子处，还有呼吸，雪莲松了口气，看向她说道：“小敦儿，对不起，我不想伤害你，但是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只能将你打昏。”说完，



她用力抱起了小敦儿，她实在没想到一个女孩子的身子会这么沉，以至于摔倒了好几次。

因为院门是锁着的，雪莲费了好大的劲才从院墙上爬了出来，她的身上已经粘满了泥土，但她已经顾不了这些，她现在要去那间屋子，那间“墓屋”，她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前四个是死在院子里，但是第五个却死在那间“墓屋”的院子里，她相信第五个雪莲一定发现了什么，所以她要去一探究竟。

这次她没有忘拿蜡烛和火石，她一定要看清“墓屋”的样子，所以当站在这个屋子前的时候，已经将手中的蜡烛点着了。她吸了一口气，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把推开了屋门。

烛光虽然不亮，但却足以照亮这间“墓屋”。五座坟静静地排列在那里，五个墓牌已经完好地插回了原处，除了这些，这间屋子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三面白白的墙。雪莲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站在这间阴森森的“墓屋”中，身子还是禁不住微微颤抖。

她迈出第一步用了很大的勇气，因为她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她知道自己一定能找到什么，这是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的，通常都是很灵的。

她围着屋子转了好几圈，都没有任何的发现，她感到有些失望，决定放弃，于是走出了“墓屋”。

外面的雨下得很大，雪莲不得不在屋门口停留，她来回踱着步，心情异常沉重，没有发现，竟然没有任何发现，怎么会是这样？她抬起头看着天，无意中又看到了那两个白灯笼，它们正随着风扭动着肥胖的“躯体”，雪莲感到有些恶心，她开始讨厌白色，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她竟然伸出手一把去拽右边的那个白灯笼，但没有拽下来，它很结实，雪莲一愣，她怎么也没想到挂灯笼的绳子竟然这样结实。不对，再结实，也会左右动动，左边的那个灯笼看起来很正常，上面的绳子随着风左右摇摆，可是右边的那个却只有灯笼在动，上面的绳子却像是固定住了似的，一动不动。有问题，一定有问题，雪莲突然有些兴奋，她放下手中的蜡烛，伸出两只手用了很大的力气向下一拽。

“吱——”声音不是很大，但是雪莲刚好听清楚。灯笼被拽了下来，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拴灯笼的也不是什么绳子，而是一个做成样子像绳子的铁棍。灯笼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刚才“吱”的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雪莲明明听见了，她猛地转过头看向“墓屋”，声音是从屋里发出的，肯定是！雪莲的心快飞到嗓子眼里了，她拿起地上的蜡烛，蜡烛已经被风吹灭了，她迅速取出打火石，再一次把蜡烛点着，走进了“墓屋”。

一切都和刚才一样，只是正对着屋门的那面墙多了一扇门。果然另有